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水陆两栖人

Человек—амфибия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孟庆枢 译

名家名著

孟庆枢 李毓樵 主编

幻客书系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原出版社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

СОБРАНИЕ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А. БЕЛЯЕВА

孟庆枢 李毓榛 主编

水陆两栖人

Человек—амфибия

[苏] 别利亚耶夫 著

孟庆枢 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陆两栖人 / (苏) 别利亚耶夫著 ; 孟庆枢译. —
郑州 : 海燕出版社, 2016. 9
(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0-6603-9

I. ①水… II. ①别… ②孟…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苏联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4162 号

策划编辑：王茂森
责任编辑：王茂森
责任校对：李培勇 齐笑
封面设计：王威

出版发行：海燕出版社
社址：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邮编：450008）
电话：0371—63834455
网址：<http://www.haiyan.com>

印刷：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6
字数 188 千字
版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让经典科幻作品给孩子们的幻想增添正能量 (代前言)

我国进入了“新常态”的重要发展阶段。“新常态”的内涵丰富多彩，它的关键词是：创新。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创造性思维就显得格外重要。

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中说：“具有创造基因的文化与潜在的创造个人是创造力的两个必要条件。”我们认为，优秀的科学文艺（特别是科幻小说）是具有创造基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潜在的创造个人则必然是富于想象力、锐意求新的人。这两者相辅相成。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是给人们，特别是给青少年插上翅膀的人，是人类前进中的加油者。儒勒·凡尔纳、威尔斯不就是这样的作家吗？

这样的作家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列，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就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位。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1884—1942）是苏联的科幻小说大师。他出生于沙俄时代闭塞的外省城市斯摩棱斯克。由于“在这外省城市的偏僻闭塞中，使人的心灵唯一能有生气的出路只有幻想”的缘故，他从小耽于幻想，是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的科幻小说迷。他学习过法律、音乐，在十月革命后又多年从事儿童工作，和天真无邪、充满幻想的孩子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世间的事物往往是偶然蕴含必然。他在童年时代由于幻想飞上天空，以孩童的幼稚从房上纵身跳入空中，其结果酿成了他在25岁时患病卧床不起的灾难，他整整三年被禁锢在床上，瘫痪威胁着他。他感到自己“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脑袋还活着”。这一突然的变故带给他异常的困难，也更激发他拼搏的毅力。他阅读写满拉丁文的医学和生物学书籍，翻阅各种刊物，病魔的肆虐倒更激活了他的想象力，最终使他走上了科幻作品创作之路。他从192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开始至逝世，在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共创作了17部长篇科幻小说、几十个中短篇科幻作品，还有一大批反映他所生活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札记，其成就之大是令人赞叹的。

别利亚耶夫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国译介他的作品始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出过他的选集，为什么又把他的科幻小说全部译介呢？固然，从科学预见之方面来讲，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想象已成现实，他的作品不一定还能带给人们惊喜，昨天人们想得出的，瞬间就成了事实。但是，优秀的科幻小

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科学的预见（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儒勒·凡尔纳当年的许多幻想就给后来的科学家以许多启示，甚至被称作现代科学的引路人），而且在于它蕴含的科学精神、不断探索的勇气、超越时代的深思、富有哲理的警世之言。别利亚耶夫的科幻作品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至今仍旧熠熠闪光，仍然能给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注入正能量，催他们上进，助他们拼搏。

如果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学作品更注重科学性（有的研究者称作“硬科幻”），威尔斯的作品更注重社会性（有的研究者称作“软科幻”），那么，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正是两者得兼。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创作立足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从不凭空臆造。他指出：“科幻文学家应该受过科学教育，他们不仅懂得学者所从事的工作，而且能预想到研究成果和可能的发展，而这是学者本人暂时也还没有看出的东西。”他明确表示“苏联科学幻想作品的社会作用也应该具有确切的科学基础，如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一样”^①。为此，他的《水陆两栖人》中人的完善，重返人的第二故乡——海洋，《找回自己脸面的人》谈的人的肌体的改造，当今的科学已经将其相当程度地变成了现实。他的《跃入苍穹》（1993）、《太空船》（1935）、《盲目的飞行》、《康采星》（1939）正是基于苏联宇宙航行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作品。这些作品随着人类登上月球，并向火星和更广袤的宇宙进军而验证了它们的科学性。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在看过这些作品之后曾写信给别利亚耶夫：“有一些人从事设想和

^① 别利亚耶夫文集序言（孟庆枢译），译文载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第373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

计算，另一些人很好地证明了这些设计，而第三种人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叙述出来，这些全部需要，全都可贵。”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是“第一流的科学幻想家”（别利亚耶夫语）。在我们译介的这套作品里，从内容来说涉及人类战胜疾病、改造自然、改造自我的大胆幻想；对生物学、物理学、宇宙学、教育学、古人类学等诸多方面，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想象力描绘了这些领域的未来世界，那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会使人不忍释卷。

如前所述，别利亚耶夫科幻小说的最大魅力在于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深邃哲理思考。它们都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结合基础上的（哲理本身的特点也在于此），是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真反思。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让你回味无穷。

他的许多名篇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幸福，否则就是灾难。

在长篇小说《世界主宰》里，那个妄图主宰世界的施蒂涅尔企图用思想发射装置达到操纵人的思想、感情和灵魂的罪恶目的。在他身上不是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独裁者，包括世界上一些邪教头目的真实面孔吗？《水陆两栖人》中的伊赫江德尔何罪之有？他希求的不过是一个人起码的自由，甚至是远离尘嚣，重返海洋，与海豚、鱼类为友的自由。然而，恶势力要把他作为聚敛珍宝的工具，达不到这一目的就将他置于死地。他只好永远消失在茫茫的海洋……

《永生粮》《找回自己脸面的人》也蕴含着同样的道理。人类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决不能偏离正确的航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命运

就掌握在人类自身。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更需要对这一重大问题认真思考。

科学幻想小说从总的来说是文学作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又是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特品种，它既要具有文学作品的共性，又有它的个性。这在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中体现得很鲜明，同时达到了很好的统一。鲁迅当年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科学小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达到“析理谭玄”之妙，恐怕指的也是如此。纵观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无不具有情节生动、扣人心弦的艺术特点，不要说他的长篇，如《水陆两栖人》等早有定评；连他的短篇《在深渊上》（已选入我国高校儿童文学作品选）、《雪人》等也都脍炙人口。任何读者都会为他的奇拔的想象力、高超的艺术手笔所倾倒。这也是他的作品盛传不衰的又一原因。

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作品的基调是关于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他在作品里弘扬正义，揭露、鞭笞各种形式的压迫，相信、赞美人的尊严，相信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坚信人类美好的明天。这也是我们此次把他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动因。

诚然，别利亚耶夫的作品毕竟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创作，许多新的科学预见、幻想不可能进入他的头脑（这证明科幻作品也离不开生活）。如果从这方面来讲，新的科幻作品可以作为它们的继续和补充。当然，有个别篇章，如《沉船岛》的个别描写也未必得当，但这毕竟瑕不掩瑜。

应该指出的是，别利亚耶夫的作品在苏联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当时，他的有些作品曾受到冷漠和愚蠢的指责。有些人用世

俗的、粗野的眼光挑剔他的作品。别利亚耶夫的遭遇也部分地反映了科幻小说的命运。

在我国，如何给科幻小说一个正确的位置，仍是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三体》荣获雨果奖，重振科幻之日已经到来。我们认为，优秀经典科幻作品被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接受、喜爱之日，将是新一代素质进一步提高之时。尽管提高新一代的素质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无视、轻视优秀科幻作品的作用肯定是不利的。科幻作品在尊重科学、破除迷信、培育创新驱动上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愿这套书能为这一事业增砖加瓦。

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海燕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王茂森编辑及各位译者的通力合作，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孟庆枢 李毓榛

2016年6月1日

—目录—

水陆两栖人 1

雪人 195

看不见的光 227

糖工業



水陆两栖人

第1部



一、 “海怪” “海怪”

一个闷热的正月之夜，天空中繁星闪烁。“水母号”安详地停泊在阿根廷的一个港口中。夜晚异常宁静。大海似乎也沉沉地入睡了。

这艘帆船的甲板上躺着一些半裸的采珠手。他们被工作和毒日头折磨得疲惫不堪，就是在梦中也翻来覆去睡不安生，他们时而长叹，时而尖叫，手脚不时神经质地抖动几下。也许，他们梦见了自己的敌人——鲨鱼。一连多日顶着无风的酷暑采珠，人都累垮了。采完珠后，他们连把划子搬上甲板的气力也没有了。不过这也无妨，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天气会有变化，所以夜里就把这些划子绑在锚链上，让它们停在水面。桅杆没有平放下来，索具也系得很松，没有收好的三角帆在微风中轻轻地抖动。船头和艉楼之间整片宽阔的甲板上都是一堆堆的珍珠贝壳、珊瑚碎片，采珠工人们潜水用的一条条绳索，以及他们盛放珠母的粗布袋和空桶。

后桅旁边摆着一个盛淡水的大桶，上面有一把用小链条缚住的铁勺，水桶四周的甲板上留着黑乎乎的水渍。

不时有采珠工人爬起来，迷迷糊糊地摇摇晃晃地踩过睡着的人的手脚，慢慢走到水桶跟前。睡眼惺忪地喝完了一勺水，就随便往什么地方一倒，仿佛他喝的不是水，而是酒精。采珠人历来饱受口渴的折磨：早晨干活以前吃东西有危险，因为人在水中受到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们直到水里变暗为止，整天都空着肚子干活，只是临睡时他们才能吃到东西，而吃的又是咸牛肉。

夜里印第安人巴里塔札尔值班。他是“水母号”船主彼得罗·朱利达船长的亲信。

巴里塔札尔年轻时曾经是个著名的采珠手，他能够在海底停留九十

秒甚至一百秒钟，这比普通人多一倍。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那时候，师傅对我们有真情，而且我们有童子功。”巴里塔札尔对年轻的采珠工人们说，“我父亲把我送去跟随霍兹学习的时候，我还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一共有十二个小徒弟。他是这样教我们的：把一块白石头或者一个贝壳扔到水里，然后命令说，‘下水去，把它捞上来！’他扔的一次比一次深。如果捡不到，他就让你吃顿鞭子，或者用船上的细绳子抽你，再把你像小狗似的扔到水里。‘再给我下去！’他就是这样教会我们潜水的。后来，他使我们习惯在水底停留得久些。这位经验丰富的老手潜下海底，把一只篮子或者一个网缚在锚上。然后我们就潜到水里去把它解开。你没解开，就甭想上水面，要是上来，就吃一顿鞭子或者细麻绳。我们活得够残酷的了，吃得消的人不多。可是我却成为这一带头一名采珠手，钱挣了不少。”

年纪大了，巴里塔札尔就不想干采珠这个危险的行当了。他的左脚让鲨鱼咬成残疾，锚链又刮伤了他的肋部。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了一爿小铺子，做珍珠、珊瑚、贝壳和海上珍奇物品的买卖。可是他总在岸上感到无聊，所以常常去采珍珠。老板们都很看重巴里塔札尔，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拉·普拉塔海湾及其沿岸和有珍珠贝壳的地方了。采珠工人们也尊敬他，他善于讨好大伙，既能和工人相处融洽，又善于博取老板的欢心。

他把这行当的全部诀窍都教给了年轻的采珠手：怎样屏住呼吸啦，怎样击退鲨鱼的袭击啦，甚至教他们怎样瞒着主人把稀有的珍珠藏起来。

那些老板，也就是船主们认为他很识货，也很赏识他，因为他能够准确无误地一眼估定出每颗珍珠的价值，并且把最有利于老板的珍珠迅速地拣出来。因此，老板们都乐意请他充当自己的助手和顾问。

巴里塔札尔坐在一只小桶上，悠闲自得地吸着一支粗大的雪茄。挂在桅杆上的一盏灯笼的光照射到他的脸上。他长方脸，颧骨不高，鼻梁端正，眼睛又大又漂亮，这是典型的阿拉乌康人^①的面孔。巴里塔札尔的眼皮沉重地耷拉下来，又慢慢地睁开，他打起盹儿来。不过，即使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的耳朵也不会睡。就算他酣然大睡，两只耳朵也十分警觉，任何危险动静都逃不过去。但此刻巴里塔札尔听到的只是睡着的人的唉声叹气和嘟囔声。从岸上飘来腐烂的珍珠贝的臭味——让它们在那儿腐烂是为了更方便地把珍珠取出来：活珍珠贝的壳可不是容易撬开的。闻不惯的人会被这股气味熏得恶心作呕，但巴里塔札尔不讨厌。对他这个流浪汉采珠人来说，这股气味一下子就让他回忆起逍遥自在的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海上冒险给人带来的欢乐和兴奋。

取出珍珠后，最大的贝壳又被搬回“水母号”。朱利达巧于心计：这些贝壳还可以卖给制造纽扣的工厂。

巴里塔札尔睡着了。很快，雪茄就从无力的手指间掉下来。他的脑袋耷拉到胸前。

就在这时，他下意识地感觉到远处海洋上传来一种声音。这声音又响了一次，已经近了。巴里塔札尔睁开了眼睛。好像有人在吹螺号，接着，似乎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声音在呼喊。“啊”，而后的喊声高了八度：“啊啊！”

这动听的号角声绝不同于轮船汽笛声，而愉快的喊声也和溺水者的呼救声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新的、陌生的声音。巴里塔札尔站起身，顿时毫无睡意，精神十足，走到船舷边，敏锐地瞭望了一下平静的海面。一个人影也没有，死一般沉寂。巴里塔札尔用脚碰碰躺在甲板上的一个

^①阿拉乌康人，美洲印第安人部族名。——原注

印第安人，等这个印第安人爬起来，他轻轻说道：“有人在喊。恐怕是它……”

“我没听见。”这个古隆那族^①的印第安人一面跪着侧耳倾听，一面也同样轻声地回答。突然，号角声和喊声冲破了沉寂：“啊啊！”

古隆那人一听见这声音，就弯下身子，好像挨了鞭打似的。

“对，这就是它。”古隆那人说，吓得牙齿打战。

其他的采珠人都醒了。他们爬到被灯笼照亮的地方，仿佛要在那微弱发黄的灯光中寻求黑暗中的庇护。大家都你挤我，我挤你地坐着，精神紧张地谛听着。号角声和人声在远处又响了一次，接着就完全沉寂下来。

“这是它……”

“海怪！”渔民们小声说。

“我们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这比鲨鱼还可怕呢！”

“把老板请来吧！”

传来光脚走路的啪哒声。老板彼得罗·朱利达打着呵欠，挠着毛茸茸的胸脯走上甲板。他连衬衫也没穿，只穿着一条粗麻布短裤，宽皮带上吊个手枪套。朱利达走到人群眼前。灯光照着他那张睡眼惺忪、风吹日晒成古铜色的面孔，一绺绺披到额头上的浓密卷发，两道浓眉，微微上翘的毛茸茸的小胡子。

“出了什么事儿？”

他那有点儿粗鲁的镇定嗓音和颇为自信的动作使印第安人定下神来。

^①古隆那族，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名。——原注

他们一下子就全张开嘴说起来。巴里塔札尔做了个手势叫他们住口，然后说道：“我们听见了它——‘海怪’的声音。”

“你们自己闹鬼！”彼得罗把脑袋垂在胸前，迷迷糊糊地随口答道。

“不，不是闹鬼。我们大家全听见了‘啊啊’声和号角声！”渔民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巴里塔札尔又做了个叫他们住口的手势，然后接着说：“我自己亲耳听见的。像这么吹号角的只能是‘海怪’。在海上不会有这么叫唤和吹号角。得赶快离开这儿。”

“胡说！”彼得罗·朱利达还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他可不愿意把那些还没有烂透的臭烘烘的珍珠贝从岸上倒腾到船上来，启碇离开。但他又说服不了这些印第安人。他们很激动，指手画脚地大喊大叫，威胁说，如果朱利达不开船，明天他们就上岸，步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让这个‘海怪’跟你们一块儿都见鬼去吧！好吧。我们天亮时起锚。”船长一路唠叨着回自己舱房去了。

他已经没了睡意。他点亮了灯，抽上一支雪茄，开始在不大的舱房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踱来踱去。那个在这一带水域出现了好些时候的不明生物也浮上脑海，把本地的渔民和沿海居民唬得惶惶不安。

还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这怪物，可是它已经好几次向人们显示了它的存在。关于它的神话般的传说稀奇古怪。海员们讲述这些传说时，总是窃窃私语，还提心吊胆地东张西望，好像怕这个怪物偷听了去。

有的人尝到了怪物的苦头，而有的人却意外地得到了它的帮助。“这是海神，”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印第安人说，“每隔 1000 年就要从深深的海底出来一次，到人世间主持公道。”